论衡

（上接13版）

本收入层面的基尼系数已从2002年的0.4983升至2014年0.5704。此外，再分配调节后的得益者大部分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而与大部分青壮年阶层无关。

在《小偷家族》的故事中，“柴田一家”唯一的稳定收入便是奶奶的养老金。片中，无论是“夫妻”阿治、信代，还是“妹妹”亚纪都没有稳定收入，只能靠打零工又或是从事“风俗业”来赚取微薄收入，以至于不惜靠偷窃度日。在日本，年收入200万日元以下者就可被视为“低收入阶层”的一员。根据片中柴田一家的生活状态，全家的年收入是否有200万日元都值得怀疑。而在全日本，这类贫困者的数量之庞大或许出乎不少外国人的意料，也远比很多日本人想象的要多。参照最新的调查统计，日本目前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者高达1069万人之多，而1999年时仅有804万人。

另根据2017年的统计，日本全国人均年收入为422万日元，较之泡沫经济破灭之初1993年的452万日元下降明显。在20岁到34岁之间的青年群体中，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的人数，较之10年前掉了近10%，而认为自己是“低收入阶层”的人数却增加了13.3%。日本文化研究者三浦展将这类滑入“低收入阶层”的中产阶级称为“下流社会”。自三浦展后，“下流社会”以及衍生而来的“下流老人”等等都成了日本社会的新热词。而所谓“低欲望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当代日本人尤其是年轻人基于不安定社会现状的一种自觉。

泡沫经济破灭之初，不少人都认为日本经济总量当时仍是世界第二，而且拥有极高的全民储蓄率。这些都能帮助日本社会对抗经济不景气、老龄化等问题。漫长的不景气和金融危机却让日本国内的人寿保险公司成了最大“受害者”。首先，这些人寿保险公司往往持有大量低息国债。而金融市场一旦出现剧烈波动，在日本“官商协调”的传统影响下，大型人寿保险公司也会应政府的要求去救市接盘，结果直接导致保险公司的不良债权累计高达数兆日元。1997年，日本人寿保险公司以2520亿日元的亏损宣告破产，成为二战后第一家倒闭的保险银行。三年后，日本保险业排名第11位的千代田人寿保险、第12位的协荣人寿保险相继宣告破产，亏损总额高达7.4兆日元。进入新世纪后，相当多日本老人的保险、存款都随之化为泡影，以至于成为所谓“下流老人”。顺便一提，2010年后日本的零储蓄家庭占比已高达30%，而在上世纪80年代时仅为5%。

截至2016年，领取社会福利金救助的老人已多达1100万人。这意味着每三位老人，就有一位是所谓“下流老人”。在东京都，这些老人可以领取政府提供的“生活补助费”和“住宅补助费”每月合计约13万日元。面对严峻的现实，厚生劳动省不得不承认：受养老金不足的影响，高龄者家庭被迫申请救助金的数量将会持续增加。《下流老人》的作者藤田孝典本人就是一位非营利机构的社会工作者，因此也目睹过相当多令人唏嘘的故事。在他看来，“原本贵为社长这类高地位者，晚年却沦为流浪汉的例子非常多。”不幸早逝的动画导演今敏，其2003年的电影《东京教父》的主角就是三位浪迹东京街头的流浪者。在他看来，“这些流浪汉与他们过去的生活比起来，的确都失去了人生应有的光采。他们的不幸之处并非因为身份是流浪汉，而是他们失去了曾经拥有过的光芒。”比起风餐露宿的流浪汉们，《小偷家族》里“柴田一家”唯一的不同之处或许就是有奶奶的老房子可供大家栖身。而在《东京教父》的故事里，三位身为流浪汉的主角如同《小偷家族》的“柴田一家”，也组成了一个被主流社会放逐的“临时家庭”。在今敏看来，当代的日本算是一个富裕的社会，却产生了大量的流浪汉。他们虽不至于饿死，却只能在街头游荡。

2018年初，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了一份有关流浪汉的调查报告。报告的统计数据显示，日本全国流浪者的数量同比下降了10.1%，“充分说明各地自治体社会支援措施取得显著效果”，似乎也在暗示如今日本社会的福利救济制度依旧能正常运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厚生劳动省的这个统计并不包括无固定住所者，只统计那些“定居”在公园、河边的流浪汉，包括“网吧难民”在内的居无定所者并不在统计之列。这类人如同“柴田一家”一样，依旧是游离在日本主流社会之外的一群日本人。

（作者为上海图书馆信息咨询与研究中心竞争情报部副主任）

财富的责任

沙烨

财富和伦理

在本文中，我们用企业家泛指合法参与市场经营活动、先富起来的人群。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他们积累的财富？在这里，我们更多讨论的是伦理上的合理性。“伦理”一词的使用有更多的公共属性，“道德”一词的使用有更多的私人属性。伦理是公共的道德，道德是个人的伦理。不少学者把财富的积累完全归因于企业家拥有的企业家精神、他们对风险的承担以及他们的才智和胆魄。某大学有教授就说过：“财富本身是人创造的。当一个人富有以后，他没有什么可害羞的，这是他靠努力而获得的。而不是说太愧疚了，社会给了我这么多财富，我该想着怎么回报它。”

的确，在不少市场学派人士的眼里，企业家的所有财富完全通过市场行为获得，他们在市场中的每一个行为都是交易双方自愿，也对交易双方有利，即所谓帕累托优化。他们以利己之本心，却通过亚当·斯密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在追求私利的过程中促进了社会资源的最优分配和社会的整体利益。利己主义和利他精神通过神奇的市场达到和谐统一。一个企业家只要是市场经济中的强者，就已经对社会做出了最大的贡献。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归因，那么企业家对自身所拥有的财富在伦理上拥有无可争议的合理性。

在这样的认知前提下，政府的第一要义便应如自由主义的奠基者约翰·洛克所述，“保护生命、自由和财产权”。除此之外，政府职能应当尽量精简。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的税收应当尽量减低。正如托马斯·潘恩在《常识》中所说：“政府，在其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必要的恶。”

洛克和潘恩为美国独立革命提供了思想的源泉。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经过现代思想家如哈耶克等的发展，成为西方精英阶层的主流信仰，并且随着美国的强盛而在全世界，包括中国，拥有许多信徒。在中国社会关于政府职能和税负高低的各种争论里，都能看到这些思想的强烈印记。在这样的思想框架下，企业家对自己财富的处置完全是个人的选择。他们有权任意挥霍自己的财富，而不必考虑他人的看法。他们对公益和慈善的投入也完全是私人道德的选择。不做无可厚非，做了可以洋洋自得。

这样的思想框架下，很难做出一个理性的论述，来推动企业家对公益事业的投入。安德鲁·卡内基的《财富的福音》被认为是近代美国公益事业的奠基文档。在文中，卡内基最核心的论点是：留给后代巨额的财富，无异于留给他们一个巨大的诅咒。但这是没有太强说服力的。于是最终卡内基只能诉诸宗教信仰，告诉人们为公益事业服务是这个时代的基督精神。美国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慈善家比尔·盖茨，试图用另一种观点来论证公益事业的必要性。盖茨在哈佛大学的演讲里，用“每条生命都有同等的价值”作为触动他投身公益的最大理由。但这一观点既抽象，也无法诉诸现实。“同等的价值”到底在哪里体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盖茨能安心住在上亿美金的豪宅里，而全世界仍有7亿人生活在每天收入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以下。

无论是宗教信仰，还是不切实际的抽象道德准则，都很难给中国的企业家一个有说服力的理由——为什么他们应该主动投身公益事业，和他们尚未摆脱贫困的同胞分享他们的财富。媒体上不乏为弱势群体呼吁的声音，但这些呼吁大多以感性的方式诉诸同情，对听者没有责任感的约束。在市场经济仍是社会财富的主要创造方式的今天，我们如何理解不同人在财富上的巨大差距？如何用相对理性的分析，来理解财富的伦理合理性，并以此来指导我们对社会其他群体的态度和责任？每个社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是不同的。要针对中国社会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在中国的历史语境里，回到市场经济理论的本源。

经济的外部性和“牺牲红利”

如果你相信市场经济的伦理正当性，就很难不承认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和个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你承认个人权利的至高无上和个人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市场经济的伦理正当性也是顺理成章。自由主义思想和市场经济这对亲兄弟彼此印证，似乎无懈可击。

在市场经济思维盛行的中国，要理解这种观点的局限性，我们必须用市场经济的分析方法来打破市场经济的迷思。在这里我们回到一个市场经济理论的概念：外部性。

外部性最早由经济学家庇古提出，指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对他人和社会造成的非市场化的影响，即社会成员从事经济活动时其成本与后果不完全由该行为人承担。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建在河边的化工厂，为了生产化工原料，无偿占用并污染了大量的河水。化工厂在市场经济中获得了高额的利润。假设社会没有严格的环保法律，这些利润完全合法，但在伦理上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外部成本，河水资源，没有被市场合理定价。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科斯在他的科斯定理里提出，在满足一定的条件下，外部性问题可以用市场交易手段来解决。如在之前化工厂的例子里，各方可以设立一个排污权交易市场，来为河水污染定价。这样，原来的外部性就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一部分。但科斯没有看到的是，把市场经济放在一个更大的政治和历史的框架下，很多外部性问题是永远无法用市场来解决的。在中国的历史语境下，尤其如此。在当代中国产生的任何财富都和以下三大外部性因素有关：

其一，不言而喻，一个拥有独立主权的现代国家是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如果在1931年日本侵华，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刻，没有中华热血儿女们前仆后继，在“二战”正式开始之前就和日本法西斯主义侵略者在中华大地上殊死斗争，那么中国的历史，乃至世界的历史都会被改写。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和所有积累的财富，都不会存在。

在抗战中，中国直接死亡人口近二千万，其中山东省、江苏省、河南省、湖北省、湖南省等地区死亡人口最为惨重。先烈们不是为自己的后代和亲友牺牲的，而是为整个全民共同体献出了生命。

这些牺牲没有也无法被市场合理定价。但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思想实验可以知道，它们的价值绝对不菲。你愿意用多少财富

（下转15版）